

芬芳
一叶

竹夫人

□孙同林

炎炎夏日，现代人有空调和风扇等消暑降温，古人只能发明一些简单而实用的东西来取凉，比如竹席、竹椅、竹榻、竹床、蒲扇等等，这些取凉器具有的至今仍然在民间使用。“竹夫人”也是古人发明的一种取凉工具。顾名思义，竹夫人用竹子做成。

据考，竹夫人这一称谓，最早出现在苏轼创作的一首七绝《送竹几与谢秀才》里：“平生长物扰天真，老去归田只此身。留我同行木上坐，赠君无语竹夫人。但随秋扇年年在，莫斗琼枝夜夜新。堪笑荒唐玉川子，暮年家口若为亲。”从诗里可以看出，苏轼是经常使用竹夫人的，对其作用和好处了如指掌，还常常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好友。由于苏东坡的积极推荐，加之他的影响，一经叫出，竹夫人的称谓便为大众所接受，而且在民间流行开来。

竹夫人为竹篾编成的圆柱形制品，整件长约1米，直径10厘米左右，形似鱼篓，中空；也可以由一支粗长竹筒制成，将竹筒打通关节，四周凿孔，令其处处漏风。使用竹夫人时，就像夫妻那样抱着、搂着，亲密无间，因此，苏轼把它比喻成“竹子做的夫人”，可以说，这个比喻形象而贴切，同时，也阐释了使用者跟它难分难舍的亲昵关系。

宋代诗人陆游在《初夏幽居》里曾写到过竹夫人：“虚堂一幅接篱巾，竹树森疏夏令新。瓶竭重招曲道士，床空新聘竹夫人。寒龟不食犹能寿，弊帚何施亦自珍。枕蕈北窗宁有厌？小山终日对嶙峋。”竹夫人的清芬不必多言，因为竹子的禀赋如此；竹夫人的窈窕之美自不待言，修长而瘦，抱之堪怜；竹夫人的冰清玉洁，一是来自竹子本身，二是来自它的构造：中空，且八面透风。设想，如卧于弄堂里，手抱一竹夫人，飕飕风过，那一定是很惬意的，夏日小风也奢侈。

古代文人喜欢命名。将蛏子称为“西施舌”，称河豚腹膏为“西施乳”，都香艳无比，竹夫人也在此列。赵子充把新作《竹夫人》拿给黄庭坚看，黄庭坚认为竹夫人是凉寝竹器，用于憩臂休膝，不司夫人之职，遂改名为“青奴”，并赋诗两首，其中有：“我无红袖堪娱夜，正要青奴一味凉。”黄庭坚的更名亦未能免俗，要么是妻妾，要么是奴婢。

《红楼梦》里也描写过竹夫人。林黛玉死后，王夫人安排贾宝玉跟薛宝钗成婚。贾宝玉心里无法放下林黛玉，看破红尘后削发为僧，留下薛宝钗独守空房。在心灰意冷之下，薛宝钗写下一首谜语诗，诗曰：“有眼无珠腹内空，荷花出水喜相逢。梧桐叶落分离别，恩爱虽浓不到冬。”谜底就是“竹夫人”，这也正是她跟贾宝玉一段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。薛宝钗的诗谜中道出竹夫人的使用时间，人们通常在荷花初放之际，即阳历的6月，取出竹夫人来，至梧桐落叶之时，即9月的中下旬，将竹夫人收起，待来年再用。

今日的民间，已很难一见竹夫人芳容。我曾想，盛夏之夜，若以一微风，怀抱一竹夫人而卧，倒也不失几分浪漫旖旎风情。



秋山暮色 王尚

听蝉

□茅春林

深山无语，风蹑手蹑脚
树木蔼蔼，意识渐渐陷入矜持

葫芦缠扎着嫩绿的藤蔓
春天种下的蝉鸣，破土而出

细长的竹竿绑着童年的时光
粘住蝉翼，跃在竹梢头

时光翻转，中年的影子在蜕壳

在一朵云的沉默里做梦

蜿蜒的山与天空逆向围拢过来
蝉声四起，一切命运在奏乐

西瓜心

□华明玥

早年，无籽大西瓜还没有流行的时候，大部分西瓜都带着饱满的黑籽，种在老家庭院里甚至能够长出西瓜苗来。当然，比天井大不了多少的庭院，就算松了土，施了肥，也很难结出十多斤重的大西瓜。西瓜都是由郊县农民开着卡车到城里来兜售的，爷爷家人众多，一买就是整整一麻袋。

晚饭后，是吃西瓜的隆重时刻。碗筷已经收掉，院子的青砖地上泼上凉水，奶奶把事先吊在井水里的十几斤重的西瓜捞上来，咔嚓一声，切为两半，接着，她的刀尖儿在西瓜的中央灵活勾勒，然后，刀尖一挑，一个四四方方的西瓜心便挖了出来。一个大西瓜能挖出两块西瓜心，端端正正放到一只蓝边碗里，插上不锈钢勺子，端给爷爷，接着，奶奶才把余下的西瓜切成片，分给我们大家。每一片西瓜都是残缺的，就像城墙挖出了一个垛口。我、妹妹以及叔叔家的孩子都眼巴巴地瞅着爷爷蓝边碗里的西瓜心，那是一只西瓜的精华呀，非但没有令人讨厌的黑籽，关键是，糖分也在那里聚集，它微微地起了沙，水分充足的果肉纤维上，肉眼可见糖分的透亮结晶。

为什么爷爷可以理所应当地独享西瓜心？我的父母远在外地工作，我便去问叔叔，叔叔却说，咱这座老宅中的这五间瓦房、青砖铺地的院落，以及院子里的水井与花木，都是当年爷爷一个人在外工作，克勤克俭地生活，将工资尽数汇给奶奶，才一砖一瓦地置办起来的。爷爷退休前，是一名采购人员，坐着绿皮火车，啃着干粮，带着他的军用水壶与公文包，跑遍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省份。爷爷挣钱，奶奶持家，齐心协力才把两儿三女拉扯大，并帮助他们打好家具，结婚成家。因此，在奶奶心目中，爷爷是天一般的

存在。家中最好的物事都要归爷爷享用，多余的才能分给大家，奶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，况且，奶奶是一个先人后己的人，就拿分西瓜来说，她自己总是拿“垛口”最大的那块西瓜，这就让大家说不出怨言。

然而，我们三个小孩依旧在觊觎爷爷的西瓜心。大家都明白，奶奶偏心了一辈子，向她去要求是毫无结果的，于是，公派我去跟爷爷陈述分享的理由。

就在这一天，晚饭桌刚收拾完毕，趁着奶奶去厨房刷碗，我赶紧对爷爷说：“爷爷，你吃亏了。你每天都只吃西瓜心，那齁甜的滋味想着就腻味，大西瓜的滋味是分层次的，瓜心处很甜，接着，有黑籽的地方不起沙了，口感更加清脆爽口。到了贴近西瓜皮的地方，味道有点像白玉黄瓜哎，非常清爽，有时会涌出一股淡淡的咸味。还有，爷爷你瞧，比赛将西瓜籽准确地吐在搪瓷盘里，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。舌头在跳舞，把黑籽都卷在一块儿，吐籽的声响如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听着就过瘾。爷爷，吃西瓜的乐趣，你都没有享受到啊。”

爷爷听着笑起来，笑到以拐棍捶地。奶奶从厨房慌忙奔出来，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爷爷说：“快把西瓜切开。”

果然，这天，等奶奶把西瓜心端到爷爷跟前时，爷爷立刻把碗递给了我，慷慨地说：“你们三个小鬼头去吃吧。”接着，他从有垛口的西瓜中找了一块，畅快淋漓地啃了起来。奶奶惊得目瞪口呆，可是，一家之主已经这样发话，奶奶也就不好说什么。我们三颗小脑袋埋在那只蓝边碗上，贪婪地享受西瓜心散发出的甜蜜凉气。接下来三五天，西瓜心天天被我们小孩子所独享，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吃西瓜的新方

法：切成小丁与冰镇绿豆汤同拌，味道像现在的冰镇鲜芋仙。把西瓜心切成小丁，在上面盖上一块光明牌中冰砖，等冰砖微微融化，与西瓜丁一起舀着吃，像果味冰激凌。成块的西瓜心还可以插上洗干净的雪糕棒，在冰箱里冻成冰棍儿来吃。等所有这些创新吃法都玩腻了之后，我们三个小孩一致认为，西瓜心的滋味也一般化了，它远远没有我们之前踮脚憧憬时那么奇妙。爷爷到底年纪大了，舌头不灵便，每每被黑籽卡到，咳个半天，才能吐出。装着西瓜心的蓝边碗，不如还给爷爷。

这下，轮到爷爷有点不知所措。打量他的神情，他这是从一家之主的位置上走下来了，也从以自我为中心的位置上走了下来，而今，他生出了羞愧感，再也不能登上那个唯我独尊的位置。他思量片刻，便响亮地叫了我奶奶的名字，把蓝边碗递给她。这可能是结婚50多年来，他第一次郑重其事、连名带姓地叫奶奶，而不是叫她“老太太”“老伴儿”“娃他奶”。我这才知道，我的奶奶是有名字的，她并不是亲友邻居口中的华师母、华奶奶，她有一个像月亮一般清澈皎洁的名字，叫倪云清，这个名字埋没在带大了儿女又带孙子的劳作中，埋没在50多年洗洗涮涮的操劳中，埋没在对家人有求必应而对自己的需求熟视无睹中。而今，爷爷可能是在新婚之夜后，第一次叫她吧，他手拿蓝边碗，要把最好的吃食给她。在结婚半个多世纪后，他终于又一次看到了半弯着腰身、任劳任怨身系围裙的她，看到了她的名字闪耀的微弱光芒。

那一天，奶奶没有独享西瓜心，而是将它切开，分给了我们每个人。她自己也百感交集地品尝了其中的一小块。

紫琅
诗会

玉兰
一瓣